

**1英镑=1套房**

在英国第四大城市利物浦有一块开发未果的废墟区，在这里，你只需花1英镑，就能买得其中的一套房。当然，以白菜价卖这些房子也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买家购入后，要让房子得到“合宜的”装修。

**72岁就是新的30岁**

德国慕尼黑的马克斯·普朗克人口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，自1900年以来，人类在降低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方面进展迅速，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古人类物种开始向现代人进化之后20万年里的预期寿命增长速度。在如今的日本，一位72岁老人的死亡率和前工业化时期一位30岁年轻人的死亡率相同。“换言之”，研究者说，“72岁是过去的30岁”。

**慕尼黑 Munich  
亚眠 Amiens****“懒惰”的法国工人**

位于法国北部亚眠附近的北部一轮胎厂面临关门，美国帝坦国际公司总裁泰勒实地考察评估，以决定是否收购。最终泰勒给法工业部长写了封让人尴尬的信，泰勒直言对收购没兴趣，因为法国工人“懒惰、高薪、废话多”，“他们休息吃饭1小时，空谈3小时，工作3小时，我当面说这事，可他们说这就是法国！”

**iPad智能住宅**

西班牙研发机构“野心工厂”日前研制出了一间可上网冲浪的“iPad智能住宅”。这间房子采用了最新的欧本雅奇（Openarch）系统，该系统利用手势或语音控制，不仅房子的墙壁都是触摸感应屏，还可以上网冲浪。

“野心工厂”的主管伊翁·库阿尔巴斯-蒙斯介绍说：“该项目的硬件目前已基本完成，但软件开发工作只完成了40%。屋内的任何物品都能用来交流互动，界面无处不在。我们可以利用手势或语音完成一切操作，包括开关电灯、打开家电、播放音乐等，甚至可以在屋内任意一处召开网络视频会议。”

**大脑决定女人爱唠叨**

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者发现，女人之所以爱唠叨，与大脑中的一种特殊“语言蛋白质”Foxp2蛋白质有关。经检测，女人大脑中的Foxp2蛋白质比男人大脑中的多。此前研究表明，女人每天大约讲2万个单词，而男人每天只讲7千个。不过，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认为，马里兰大学研究的样本过少，还不能算定论。

## 我闻 | Blog

**公鸡碗与榄球赛**

Didi Wu  
专栏作者（香港）

中午与朋友吃车仔面，朋友惊呼：“呀，这不是传说中的公鸡碗吗？”

我一看，确实是最近微博上传得火热的神器——TVB各剧中30年来一吃面就出现的碗。一开始大家数落TVB吝啬得道具也不换，后来有做了功课的人出来说，其实这公鸡碗在香港旧时很常见，代表了一代香港平民的生活。

面店老板肯定了后种说法：“这公鸡碗是潮汕百姓家里和食档最常见的，用来吃粥粉面，我就是潮州人，所以怀旧一把，在自己店里也用。”

半个世纪前的香港，经济腾飞处处是机遇，大批出身苦寒的潮汕人来到香港白手起家，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崛起了李嘉诚、李兆基等富豪。我端着这碗琢磨——碗口比平时我们盛饭的碗大，所有菜都可以堆在一个碗里使吃饭效率加快；碗壁也比普通的碗要厚，估计是当年站在路边摊上吃不容易烫到手；至于那公鸡图案，当然意味勤劳早起。

不过，在香港的另一些人是从不知道公鸡碗的，比如我的港男朋友B，非常西化，每到假期必飞伦敦，朋友圈里都是鬼佬，他觉得能代表那个年代传承下来的是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（Rugby Sevens）。这个源于苏格兰的比赛，在70年代由几个西方生意人建立，旨在将在自己国度风靡的运动带来香港，直到今天，这项比赛依旧是在港生活的英国人必定年年请假都去观看的赛事，但从小在香港本土上学长大的人，只觉得那是鬼佬的运动，没什么兴趣。

这么看来，何止美国有“美国梦”，当年的香港也是一个孕育着“香港梦”的地方，有趣的是，你有你的公鸡梦，而他做他的榄球梦。

**里斯本寻路记**

杨半斤  
专栏作者（罗马）

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概是我在欧洲见过的最不具有首都气质的城市。她斑驳、恬适而且市井。石块铺就的小巷迷宫般纵横于城区，细密交织起伏于山丘。小巧的有轨电车穿梭于小巷，漫走在山坡。墙壁上精致的瓷砖镶嵌和沿街晾晒的衣物一样随处可见。里斯本有七丘，著名的圣乔治城堡坐落于城区内的一座山丘之上。

为了找到步行上山的路，养老院门口的老人成了我们第一位问路对象。老人盯着地图看了两眼，转头唤来了另一位老人。半分钟后，我们面对着一群葡萄牙老人，他们握着地图指点江山，其热烈程度更像是在讨论战略难题。“你们应该走这边！”“或者那边！”我们假装恍然大悟，挥别了热情的爷爷爷奶。

举着地图东张西望时，一个男人走过来询问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真是天降奇兵。他自信地举起手臂，轻而易举指出了方向，我们满心谢意，他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，优雅地说：“钱。”优雅先生接过钱，翩然而去。半小时后再次问路，我们才发现优雅先生指了个反方向。

几乎走了两倍的路程才到达山顶的城堡，下山决不能重蹈覆辙。回程正巧碰到放学回家的葡萄牙小学生，在下山的每一个路口，他都回头来告诉我们应该走哪边。一路跟着他走到山下的火车站，我们才意识到他根本没问过我们目的地。葡萄牙小孩跳上火车，见车门要关上了而我们却犹疑地立在站台，焦急地挥手：“快上来啊！”片刻，我们错愕地目送着失望的他飞驰而去，而那辆火车到底去了哪里成了永远的谜。

在葡萄牙问路，“去哪里”离奇地成了个伪问题。

**瑞士人的安全感**

腊月  
专栏作者（洛桑）

多年前刚到洛桑学习的时候，住在一位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的家里。才住了一个月，老太太连我的名字还没叫利落的时候，就要去法国的妯娌家去度假。她跟我说：“你就自己住这儿看家吧。”

我听了有点儿诚惶诚恐。老太太把这一大幢房子就这么着交给我这样一个毫不知根底，拿着报纸上的出租小广告找上门来的外国人，是不是太轻率了？总得有点什么以防万一的保险吧？

我找了半天，只有一本护照算得上是官方文件，赶紧递给老太太以正视听。谁知她连接都没接，摆摆手就走了。

后来认识了一对瑞士夫妇。他们有两个小女孩。大的三岁，小的刚会走。有时候夫妇俩出门办事就请我去带一会儿孩子。当然是按时间付酬的。

圣诞节前夜，这夫妇俩应邀去朋友家聚会，又把我找来照看留在家里的两个孩子，说好晚上十一点以前他们就回来。

快十一点了，主人没回来，却打来了电话。电话里听着十分热闹，女主人对我抱歉说，他们恐怕要晚点儿回来。叫我到时候哄两个孩子睡了觉以后就可以走了。我放下电话把孩子哄睡着了，才发现主人没给我留下家门的钥匙。

这门不是撞锁。我要是走了拿什么锁门呢？但是不锁门，这大半夜的把两个小不点儿扔在家里万一出了事可了不得。这父母可是太放心了！

我想走又不敢走，不走又怕主人会以为我成心想多赚小时费。犹犹豫豫地坚持到了午夜才回了家。这一夜我为孩子们提心吊胆净做恶梦了。

这两件事让我领教了瑞士人的安全感。这种安全感的保障就是诚信和高度的社会保安条件。